



# 古道行

□ 武国荣

徒步踏寻秦直道的时候,不巧遭遇了一场激烈西风。那一年最冷季节的开端,浩荡的午岭已被稀薄的雪花漫过了,皑皑白雪尚藏于某些山峦北坡与峰巅的大片茂密梢林蒿草之中。一天当中接近正午,太阳高悬热度尚可,天蓝得纯洁。这天气怎么判断都不会恶劣到哪里去,无论如何也会照顾我们一次期待已久的探访。

我执拗地认为踏寻秦直道应该充满敬畏。双肩背包装足吃喝所用,衣服穿暖和,冒着初起的习习谷风沿路牌箭头所指方向缓缓而进。走着走着,林区的特色无所隐匿地呈现在面前。枯草

钻在树丛,树密草更密,荆棘之类即使落叶了也是继续缠草又缠树干,许多坡上便是一体的藤草树。继续走,视野不可避免地被繁密的植被遮挡。摸索向前,突然发现两米来宽白晃晃的泥土路,我就像接近故乡临近稔熟的山水,不禁心里一热。然而我们要找的那道尚未显露,还有颇长一截,还得跋涉到最高的高峰,那是大致向北向南相连着的一脉山脊,古之“高速公路”秦直道才铺陈其上。

登高望远的真正意境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众山排闼,好不壮观。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山之西的合水县太白镇,瞰见了山之东的富县张家湾。这是方

才的途经之地,这时候俯瞰它们觉得是那么静谧,这些古代交通枢纽展现出了某种神秘。一直以来,古人乃至今天的人,行走其上,都要在此休整歇缓补充物资,临毕忘不了深情回眸。我们再次匆匆上路。路途还无限悠远,既定目标一步步走了方能实现。林区纵深,漠风奔跑来敲打草树,枝条呜呜叫……

秦直道终于露面。那路直,那路宽,那路白,那路中间略微弓起俗称“驴脊梁”,不见草迹,惟两旁长着一样或者不一样的树草藤荆棘之类,不过有处稀疏有处稠密,而临崖路段干脆啥都不生长。路在岷岷占据了岷岷

上的全部,逢山疙瘩则削去靠阳的半面,下坡修长总是绕得很远,就好像直道极不情愿转一个大弯,其实是为了坡度更缓。看不见古代桥的残存了,好在断路处被人走出了一条弯径,弯腰拨过荆棘,高一脚低一脚探步,还是能够复至直道正途。风还在刮。原以为深山风速较小哪知却是越来越猛,是如《诗经》上说的那种“终风且暴”,风吹草低风吹树低风吹云天也低了,仿佛一起覆压而来。只听得风的呼呼吼叫声砰砰的击打声,我们的脸、手以及脚背顿时感觉到了风沙刀割般凌厉,嘴巴忍不住喊疼周身哆嗦。枯叶极多,像被人一把抓起

猛又朝天一把撒出……

如此天气,每向前踉一脚尚觉艰难,但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音,人的踏步声、牛马蹄踏声、车轮滚动声、号角呜呜声,声声入耳入心,对古时仁人志士的敬意油然而生。思绪穿过时间隧道,与秦朝筑路的人戍边的人,与汉朝西游的唐朝运丝绸访经学的人对话,感受他们的执着与聪慧。尽管眼前的直道被厉风裹挟,然而历史文化的深邃感,却于心中愈发清晰愈发深切。我们义无反顾地前行,饱含着前人的创造与勇气。比如我们正在踱过的这条大道,作为来者,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呢。

## 橘生文县

□ 刘玉玺

在白水江、白龙江流域的川坝河谷地带,一颗颗小灯笼似的橘子垂挂在碧叶之间。

橘生文县,物华天赐,注定是北纬33°的“甜蜜顶流”。

文县尚德镇,坐落于白水江畔。气候温和湿润,光、热、水、土资源完美交融,特别适合红橘生长。阳光轻柔地拂过每一寸土地,亲吻每一片橘叶,从而孕育出“尚德红橘”。

尚德红橘,果肉饱满、皮薄味甜、晶莹剔透、风味醇厚。尚德镇及其周边农户所种植的红橘的再度丰收,让橘农心中满是甜蜜。

暖冬时节的尚德红橘,外形圆润,如珠似玉,橙红的果皮泛着微微光泽。无论柑橘品类何其繁多,都能凭借“甜蜜暴击”,成为其中浓墨重彩的“点睛”一笔。

轻轻剥开,馥郁果香扑鼻而来,瞬间弥漫整个空间。放入口中,唇齿仿若化作微型“榨汁机”,饱满的果肉于齿间“迸裂”。轻轻咀嚼,细嫩的果肉便在口中消融,丰沛的甜蜜汁水在口腔中“爆浆”,瞬间席卷味蕾。

除了出产“尚德红橘”,文县还

盛产“草坝蜜橘”。

仲冬时节,文县尖山乡草坝蜜橘成熟上市。如若你经212国道穿过尖山乡境内时,成片的蜜橘园映入了眼帘,成熟的果实压弯枝头,阵阵橘香扑鼻而来。

草坝蜜橘,果形优雅美观,色泽明艳动人,果皮轻薄,果肉鲜嫩,轻咬一口,汁水满溢,清甜甘美的滋味在舌尖晕开,直抵心底。

正如苏轼《浣溪沙·咏橘》所云:“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齿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惊”,一“怯”,从嗅觉与味觉角度,把吃橘子的芬芳与美味描绘得淋漓尽致、意境悠长。

文县橘子在清甜之余,更兼具浓郁独特的风味,还略带几分俏皮的微酸,是秋冬季节里沁人心脾的清爽佳品。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不妨安排一趟采摘之旅,于橙黄橘绿间,邂逅这份独属于文县橘子的甜蜜与诗意,让心灵在这片山水与果香交融沉醉,尽情地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记得一天午后,雨过天晴。父亲说,他要到门埂下去挖地,看今儿能把下边的那个石眼挪过吗?一挪过,明年的耕种就不挡犁了。母亲一听又要挖,随口唠叨两句,一年四季忙忙碌碌的,闲了不会歇阵子。父亲哪能听母亲的话,半晌不言,半晌似生气地“哼”了一声,衣裳肩上一搭,掂着大锤和镢头走了。之后有半个小时吧,在院里玩耍的我,猛地听见门外的墙角“砰砰”两下,一转眼,原来父亲在门外放着镢头和铁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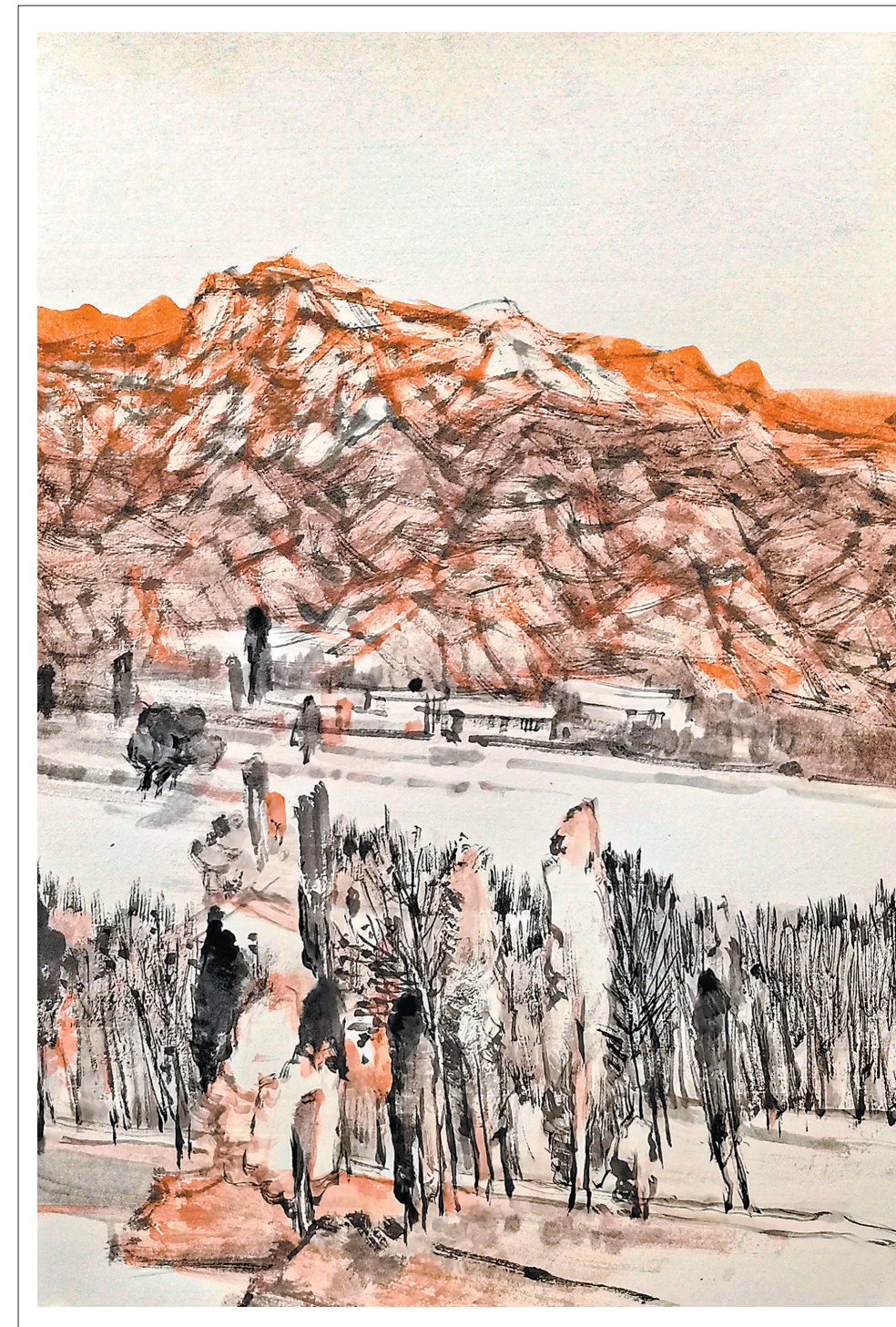
“怎么了呀?让你别去别去……你看,大拇指头都砸成啥样子了。”母亲轻抚着父亲的左手大拇指。

父亲说,他是用力推滚一块大石头时,手里一溜,大石块就又滚过来,正好压住大拇指头,鼓足劲儿用膝盖顶下,才抽出手来……当时疼得呀心里直发颤。不过,也没啥事儿,这点小伤,过不了几天会好的。

自这之后,父亲倒也没歇上几天。他便用没受伤的那只右手,拾那石坡上的石头。两年或者三年,我不确定,反正,我总觉得父亲在挖那石坡地费了好长一段时间。地挖开后的第一年,种的麦子,那一年可算长势喜人啦!连那些走在大路赶牛赶马的人也啧啧赞言。“你看看呀,那一阳山湾的麦田中,数那块长得最好。”一个接茬说:“哼……你就知道说好,你先看看,那如桌大箱大的石头,你说说,人家一个人是怎么把石头砌上地埂的。”“就是,是下了大功夫了。”几个人谈论半晌,无非是被父亲垦地的恒心所折服。最后麦子打碾下来,在我家东厢房的那个大八角柜里,装了满满的一头哩——一千斤过哩。这是在后来,母亲给我说的。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五年多的时间了,而这块地,依然年年都有好的收获。

去年,我家种的是一茬当归。一日里,母亲从地里回来对我说:“你去看看?咱门埂底下的那地里,当归长势可好啦……”



# 百花

第 3295 期

河西临泽写生

〔中国画〕

毛文琳 作

## 此时的北方(外二首)

□ 杨陇军

让人总是心向往之  
苍茫如我的年纪  
经历四季 波澜不惊

甘南的牛羊 神情安详  
注目渐次开放的草原  
难以割舍的格桑  
长烟下的家乡

我听得见长河之音  
草原的阵阵夏风  
五湖四海的乡音  
如此享受 美妙的此地

秋风至原野

阳光全然不晓  
如我看见两鬓的白发  
深邃中透着简单  
充满苍茫情绪

如果夜幕降临  
你的目光所及

东山清凉的月  
就是心中秋的风声  
掠过你少年的窗户  
笑声朗朗  
让人不忍离开  
夏日的灿烂  
此刻,田野和无垠的天际

远方的鸽子

忧郁的云朵  
何处才是归宿  
飞行的距离  
远不过心心相印的距离

苍茫的群山  
留不住黑色的身影  
落入长河的瞬间  
轻柔如你的目光  
掠过我夏季的情绪  
如多变的天空  
容纳此刻湿润的乡愁  
让人不忍回首西望  
花季一样的草原  
像你一样的黄河

## 沙漠上的雪

□ 王墨杰

你悄然落入大西北的苍凉。  
你曾是云雨间的舞者,轻盈自由,  
此刻,却镶嵌在巴丹吉林的胸膛。

你安然静卧,与沙粒紧紧相拥,  
那样格格不入,又渗入肌肤。  
是多么难以言说的默契啊!  
不期而遇的我们,在沙子上镌刻着永恒。

阳光倾洒,你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像少女胸前的项链,璀璨得令人窒息。  
你深知这辉煌只是刹那的绚烂,  
却甘愿为我,绽放一刻最美容颜。

巴丹吉林、腾格里沙子们,  
还要隐藏多久故事呢?  
海子在冬日被冻成宝石,  
荒芜如爱意道不出喉嚨。

捉不住的你啊——  
即将消逝,融化在沙漠的怀抱,  
决绝褪去,仿佛在说:请把我忘掉。  
我摇头,我允诺,你自顾自地离去,  
可是——  
来年春天破土的那株芽,  
戳破了你我未曾爱过的谎言。

## 行吟陇原

□ 康建坤

北塞菟花

腾蛟丝路望边楼,驷骑弯弓紫气收。  
千载玉关通故垒,几回冥水枕寒流。  
秦城烽火凝沙雪,汉塞霜云荡荻秋。  
羌管更悠杨柳曲,再酌新酒醉兰洲。

贵清隔景

客路漳河问碧天,云开叠嶂落清泉。  
笳纱翠荇长阶隐,卷雾寒潭曲谷渊。  
峡若西施攀百媚,峰如宋玉挂千悬。  
桃源未染尘埃净,醉醅青莲对月眠。

疏勒勒金

三叠阳关道古韵,封符列郡汉唐风。  
紫瞳金叶千层秀,满目清秋万丈虹。  
疏勒水连天浩浩,祁连云淡日融融。  
新筑福祉青山绿,傲骨虬枝飒爽空。

## 腊月的山村

□ 韩德年

山村腊月的夜,深邃,浓重,悠长。申时未尽,蔷薇暮色就酝酿在周遭的山脊间,淡淡的青灰嫩擦上一层落日的霞光,呈现出一抹厚重的陈皮色。然后,天幕在倏忽间昏暗了下来,大地一片苍茫。

暮霭将村子里飘起的各色炊烟、各种晚饭的味儿都压缩在屋顶上空,形成一方烟火凝聚的穹顶,滞湿地缓缓流动,交融,难分彼此。但有一股味儿很难被混淆,那就是新鲜而浓重的肉腥味。那是白天刚刚宰杀的年猪的人家,煮了糟头肉,由家里的小子端着热气腾腾的肉碗,馈送予左邻右舍。有时候几家送肉的小子会在路口碰头,一样的食材,大差不差的味道的,但在彼此的相赠中打上了各家的人事烙印。这不再是关乎碗里的食材,关乎的是那份你往我来的情分。

向晚的嘈杂喧嚷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烟火凝结的穹顶渐渐稀薄,渐渐被凛冽的夜色消融,村子便进入了一日里最为闲适的时光,这是四季轮回到临末给予人们的一份馈赠,而从季节链条中偷闲下来的人们,却又转身直面年关的忙碌。张家的大炕上围了一群女人,

张家媳妇是村子里窗花剪得最好的把式,她指导着这些女人们用红绿紫黄的彩纸剪窗花,彩纸在她们手中变幻出各式各样的鸟兽花草,过不了几天就会栩栩如生地在新糊的洁白如雪的窗户纸上,成为年节里的一道彩虹。

李家的堂屋里热火朝天,一帮女人们正分工明确地制作干面——捏“枝子”。面早就和好醒好的,此时只是揉面、擀面、切面,最后把切成一厘米来见方的面皮,用拇指、食指旋转、拧捏,撮成一颗伞状的长有两只小耳朵的面粒,待铺满一簸箕,便置于庭院里冻着。干透的“枝子”下到锅里,汤面上飘起一层晶莹的小伞,伞耳下是一粒粒的肉臊子,撒上香菜,淋上油泼辣子,红白绿褐,浓香四溢,成为一道独特的人间至味。进入腊月每家都会做几十上百斤的“枝子”“百刀”“香头子”长面等的面食,基本会吃到二月二以后。

王家大嫂家要安静许多,几个女人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王大嫂与两人商议着剪裁一件花袄,有人在灯下专心打着鞋样,一人倚在炕沿“咪溜、咪溜”地用麻绳纳鞋底,她们正在赶

着给家里的男人小孩做过年的衣服鞋子……

山村腊月的夜,女人们最是苦累,也最为充实。“忙腊月,闲正月”。她们赶着忙完年底的最后一针线、一升面、一片布、一缕尘,憋足劲要给今年一个完满的收官,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她们要全家人穿最体面的衣服,吃最丰盛的席面,过最欢喜的日子。

墨玉般幽深的天空中,三星高照,熠熠闪烁,残雪围拢的庄院里灯火渐次疏落,夜空被愈来愈浓的祁寒冻成了一块黑色的冰晶。

这时,一嗓子粗狂嘶哑的秦腔乍然吼响,炸裂了冻结的夜空。这是一帮子唱戏的人们排练完了,有人意犹未尽地吼上一嗓子,敲碎了腊月夜的静谧。

临近年关,夜幕初降时,还会响起阵阵太平鼓的轰鸣声,那是领到鼓、锣的男人们在麦场习练鼓技、阵形的热闹场面。而从忙碌中偷闲的女人们则围在圈外的篝火旁,噙噙喳喳地诉说着家长里短。

年关,从来就不是时间的简单堆积,而是人们的愿景在一年轮回里的积淀与点燃。

## 山湾的回报

□ 王泽珠

我家门埂底下的一块地,约有一亩半。一头紧靠路口,一头连着石崖,远远望去,似一条硕大的墨鲸潜伏,样子俨然。

时光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前,我家尚在山湾居住。自打家里又添了一口人后,父亲便对土地愈发渴求。他为之冥思苦想良久,有一个“大想法”萌芽了——垦荒。我家门埂底下的这块地,他便打算垦挖了。

这块地上面的石头堆儿,密密匝匝,桌大的石头遍坡,还有比柜子大的石头呢。但石坡的中间部分,暗匿厚厚一层黑土,这让对土地痴爱有加的父亲,简直是得到宝物一般。

那些天,父亲总会亮起床,洗一把脸,啃一点馍就匆匆动身,至吃早饭时,他还回不来。母亲就心急,说现在都多大时光了,干活连饿肚子都不知道,末了催我。我沿门前的小路跑去,并且是边跑边叫。父亲哪肯就此罢手,还在用长木棒子撬大石块,撬不动的,便用铁锤砸破,并齐齐砌在地边一道,而碎小的石头,摆垫在石墙里头。

我跑到父亲跟前呆立住了,他用那遒劲有力的手臂,硬是腆肚儿抬起比身板宽厚的石块,那脚下的步伐,此刻如蜗牛般地挪动着。